

南天門

道情傑作
長篇說部

西遊記

第四冊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飛 昭 薛 濟 今 薛 彭 新 正 五 十 羅 楊 飛 平 薪 蘭 水 白 說 小 梅 缺 金 慈

仙 天 和 豹 初 二 三 反 觀 征 征 樓 江 平 二 家 龍 妖 零 小 雁 說 佳 雄 圓 再 平 走 雲

圖 番 唐 集 集 東 西 案 夢 南 西 南 樓 北 將 傳 集 記 夢 緣 丹 話 唐 傳 史 記 傳 國

權 版
有 所

版 再 月 六 年 四 二

點 標 式 新
記 遊 西

冊 四 裝 洋

角 六 元 二 價 定

慧 天 劉 者 點 標
忙 太 朱 者 閱 校
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
號 一 廿 百 一 略 東 廣 所 發 批

本 止 出 反
各 種 標 點
書 籍 原
託 廣 益 書
局 經 售
者 京 許
訂 購 日 衆
• 茲 爲 發
展 替 牙
另 闢 本 社
批 發 所 於
廣 東 路 一
百 廿 一 號
• 力 圖 振
厚 迅 利
益 影 戲
完 善 如
荷 惠 顧
迎 ！
， 財 誠 歡

新式標點
西遊記

明吳承恩原著
申江劉天慧標點

第七十六回

心神居舍魔歸性

木母同降怪體真

話表孫大聖在老魔肚裏支吾一會，那魔頭倒在塵埃，無聲無氣，若不言語，想是死了。却又把手放放，魔頭回過氣來，叫一聲：『大慈大悲齊天大聖菩薩！』行者聽見道：『兒子莫廢工夫，省幾個字兒，只此孫外公罷！』那妖魔惜命，真個叫：『外公外公是我的不是了！一差二誤吞了你，你却反害我。萬望大聖慈悲，可憐螻蟻貪生之意，饒了我命，願送你師父過山也！』大聖雖英雄，甚爲唐僧進步。他見妖魔哀告，好奉承的人，他就回了善念，叫道：『妖怪，我饒你，你怎麼送我師父？』老魔道：『我這裏也沒甚麼金銀珠翠，瑪瑙珊瑚，琥珀玳瑁，珍奇之寶相送。我兄弟三個，擡一乘香簾轎兒，把你師父送過此山。』行者笑道：『既是轎轎相送，強如要寶。』你張開口，我出來。』那魔頭真個就張開口。

那三魔走近前，悄悄的對老魔道：『大哥，等他出來時，把口往下一咬，將猴兒嚼碎，嚥下肚，却不得磨害你了！』原來行者在裏面聽得，便不先出去，却把金箍棒伸出，試他一試。那怪果往下一口，咬的一聲，把個門牙都迸碎了。行者抽回棒道：『好妖怪，我倒饒你性命出來，你反咬我，要害我命？我不出來，活活的只弄殺你。不出來，不出來！』老魔報怨三魔道：『兄弟，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！且是請他出來好了，你却教我咬他，他

倒不曾咬着，却迸得我牙齦疼痛，這是怎麼起的？」三魔見老魔怪他，他又作個激將法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孫行者，聞你名如轟雷貫耳，說你在南天門外施威，靈霄殿下逞勢，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縛怪，原來是個小輩的猴頭！」行者道：「我何爲小輩？」三魔道：「好看千里客，萬里去傳名。」你出來！我與你賭鬥，纔是好漢！怎麼在人肚裏做勾當，非小輩而何？」

行者聞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是是是！我若如今扯斷他腸，搥破他肝，弄殺這怪，有何難哉？但真是壞了我的名頭。也能也能！你張口我出來，與你比併。但只是你這洞口窄偏，不好使傢伙，須往寬處去。」三魔道：「即點大小怪，前前後後有三萬多精，都執着精銳器械，出洞擺開一個三才陣勢，專等行者出口，一齊上陣。」那二怪接着老魔，竟至門外，叫道：「孫行者，好漢出來！此間有戰場，好鬥！」大聖在他肚裏，聞得外面鴉鳴鵲噪，鶴唳風聲，知道是寬闊之處，却想着：「我出去，是失信與他。若出去，這妖精人面獸心，先時說送我師父，哄我出來咬我，今又調兵在此，也能也能！與他個兩全其美，出去使出去，還與他肚裏生下一個根兒。」即轉手，將尾上毫毛，拔了一根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即變一條繩兒，只有頭髮粗細，倒有四十丈長短。那繩兒理出去，見風就長粗了。把一頭拴着妖怪的肝繫上，打做個活扣兒。那扣兒不扯不緊，扯緊就痛。却拿着一頭，笑道：「這一出去，他送我師父，便能如若不送，亂動刀兵，我也沒工夫與他打，只消扯此繩兒，就如我在肚裏一般！」又將身子變得小小的，往外爬，爬到咽喉之下，見妖精大張着方口，上下鋼牙，排如利刃，忽思量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若從口裏出去，扯這繩兒，他怕疼，往下一嚼，却不咬斷了我打他沒牙齒的所在出去。」

好大聖，理着繩兒，從他那上脖子往前爬，爬到他鼻孔裏。那老魔鼻子發癢，阿嚏的一聲，打了個噴嚏，直迸出行者。行者見了風，把腰躬一躬，就長了三丈長短，一隻手扯着繩兒，一隻手拿着鐵棒。那魔頭不知好歹，

見他出來了，就舉鋼刀，劈臉來砍。這大聖一隻手使鐵棒相迎，又見那二怪使鎗，二怪使戟，沒頭沒臉的亂上；大聖放鬆了繩，收了鐵棒，急縱身駕雲走了。原來怕那夥小妖鬧，繞不好幹事，他却跳出營外，去那空闊山頭上，落下雲，雙手把繩儘力一扯，老魔心裏纔疼。他害疼往上一擰，大聖復往下一扯，衆小妖遠遠看見，齊聲高叫道：「大王莫惹他，讓他去罷，這猴兒不按時景，清明還未到，他却那裏放風箏也。」大聖聞言，着力氣蹬了一蹬，那老魔從空中，拍刺刺，似紡車兒一般，跌落塵埃，就把他山坡下死硬的黃土，跌做個二尺淺深之坑。慌得那二怪，三怪一齊按下雲頭，上前扯住繩兒，跪在坡下，哀告道：「大聖啊，只說你是個寬洪海量之仙，誰知是個鼠腹蝸腸之輩？實實的哄你出來，與你見陣，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，拴了一根繩子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夥潑魔，十分無禮，前番哄我出來咬我，這番哄我出來，却又擺陣敵我，似這幾萬妖兵，戰我一個，理上也不通扯了去，扯了去見我師父。」

那怪一齊叩頭道：「大聖慈悲，饒我性命，願送老師父過山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要性命，只消拿刀把繩子割斷罷了。」老魔道：「爺爺呀，割斷外邊的，這裏邊的拴在心上，喉嚨裏又捺捺的惡心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張開口，等我再進去解出繩來。」老魔慌了道：「這一進去，又不肯出來，却難也，却難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有本事，外邊就可以解得裏面繩頭也。」解了，可實實的送我師父麼？」老魔道：「但解就送，決不敢打誑語。」大聖審得是實，即便將身一抖，收了毫毛，那怪的心就不疼了。這是孫大聖掩樣的法兒，使毫毛拴着他的心，收了毫毛，所以就不害疼也。三個妖縱身而起，謝道：「大聖請回，上覆唐僧，收拾下行李，我們就轎轎來送。」衆怪偃干戈，盡皆歸洞。大聖收繩子，竟轉山坡，遠遠的看見唐僧睡在地下，打滾痛哭，諸八戒與沙僧解了包袱，將行李，搭包兒，在那裏分哩。行者暗暗嗟歎道：「不消講了，這定是八戒對師父說，我被妖精吃了，師父

捨不得我痛哭，那猓子却分東西散火哩。咦！不知可是此意，且等我叫他一聲看。」落下雲頭，叫道：「師父！沙僧聽見報怨，八戒道：『你是個棺材座子，專一害人。師兄不會死，你却說他死了，在這裏幹這個勾當。那裏不叫將來了？』八戒道：『我分明看見他，被妖精一口吞了，想是日辰不好，那猴子來顯魂哩！』行者到跟前，一把搥住八戒臉，一個巴掌，打了個踉蹌道：『夯貨！我顯甚麼魂？』猓子侮着臉道：『哥哥，你實是那怪吃了你，你怎麼又活了？』行者道：『像你這個不濟事的膿包，他吃了我，我就抓他腸，捏他肺，又把這條繩兒，穿住他的心，扯得疼痛難禁，一個個叩頭哀告，我纔饒了他性命。如今擡轎來送我師父過山也！』那三藏聞言，一骨魯爬起來，對行者躬身道：『徒弟啊！累殺你了！若信悟能之言，我已絕矣！』行者輪拳，打着八戒罵道：『這個饞糠的猓子，十分懈怠，甚不成人！師父，你切莫惱，那怪就來送你也！』沙僧甚生慚愧，連忙遮掩收拾行李，扣背馬匹，都在途中等候不題。

却說三個魔頭，帥羣精回洞。二怪道：『哥哥，我只道是個九頭八尾的孫行者，原來是恁的個小小猴兒！你不該吞他，只與他鬥時，他那裏鬥得過你？我洞裏這幾萬妖精，吐唾沫也可淹殺他。你却將他吞在肚裏，他便弄起法來，教你受苦，怎麼敢與他比較？纔却說送唐僧，都是假意，實爲兄長性命要緊，所以哄他出來，決不送他！』老魔道：『賢弟不送之故，何也？』二怪道：『你與我三千小妖，擺開陣勢，我有本事，拿住這個猴頭。』老魔道：『莫說三千，憑你起老營去，只是拿住他，便大家有功。』那二魔卽點三千小妖，竟到大路旁擺開，着一個藍旗手，往來傳報，教孫行者趕早出來，與我二大王爺交戰。八戒聽見笑道：『哥哥啊！常言道：『說謊不瞞當鄉人。』就來弄虛頭搗鬼，怎麼就降了妖精，就擡轎來送師父，却又來叫戰，何也？』行者道：『老怪已被我降了，不敢出頭，聞着個「孫」字兒，也害頭疼，這定是二妖魔，不伏氣送我們，故此叫戰。我道：兄弟，這妖精有弟

兄三個，這般義氣，我弟兄也是三個，就沒些義氣。我已降了大魔，二魔出來，你就與他戰戰，未爲不可。」八戒道：「怕他怎的？等我去打他一仗來！」行者道：「要去便去罷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！去便去，你把那繩兒借與我使使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怎的？你又沒本事，鑽在肚裏，你又沒本事，拴在他手上，要他何用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要扣在這腰間，做個救命索。你與沙僧扯住後手，放我出去，與他交戰。估着贏了他，你便放鬆，我把他拿住，若是輸與他，你把我扯回來，莫教他拉了去。」真個行者暗笑道：「也是捉弄猢猻子一番。」就把繩兒扣在他腰裏，捉弄他出戰。那猢猻子舉釘鈞，跑上山崖，叫道：「妖精出來，與你豬祖宗打來！」那藍旗手急報道：「大王，有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來了。」二怪卽出營，見了八戒，更不打話，挺鎗劈面刺來。這猢猻子舉鈞上前迎住，他兩個在山坡前，搭上嘴鬥，不上七八回合，猢猻子手軟，架不住妖魔，急回頭叫：「師兄，不好了！扯扯救命索，扯扯救命索！」這壁廂大聖聞言，轉把繩子放鬆了，拋將去。猢猻子敗了陣，往後就跑。原來那繩子拖着走，還不覺轉回來，因鬆了，倒有些絆腳，自家絆倒了一跌，爬起來又一跌，始初還跌個蹣蹣，後面就跌了個嘴搥地。被妖精趕上，摔開鼻子，就如蛟龍一般，把八戒一鼻子捲住，得勝回洞。衆妖凱歌齊唱，一擁而歸。

這坡下三藏看見，又惱行者道：「悟空，怪不得你死哩！原來你兄弟全無相親相愛之意，專懷相嫉相妬之心。他這般說，教你扯扯救命索，你怎麼不扯，還將索子丟去？如今教他被害，却如之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也忒護短，忒偏心罷了！像老孫拿去時，你略不掛念，左右是捨命之材，這猢猻子纔自遭擒，你就怪我。也教他受些苦惱，方見取經之難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！你去我豈不掛念？想着你會變化，斷然不至傷身。那猢猻子生得狠狽，又不會騰挪，這一去，少吉多凶，你還去救他一救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得報怨，等我去救他一救。」急縱身趕上山，暗中恨道：「這猢猻子咒我死，且莫與他個快活！且跟去看那妖精怎麼擺佈他，等他受些罪，再去。」

救他。」卽捻訣念起真言，搖身一變，卽變做個蠅蟻蟲，飛將去，釘在八戒耳朵根上，同那妖精到了洞裏。二魔帥三千小妖，大吹大打的，至洞口屯下，自將八戒拿入裏面道：「哥哥，我拿了一個來也。」老怪道：「拿來我看。」他把鼻子放鬆，摔下八戒道：「這不是？」老怪道：「這厮沒用。」八戒聞言道：「大王，沒用的放出去，尋那有用的捉來能。」三怪道：「雖是沒用，也是唐僧的徒弟，豬八戒且捆了，送在後邊池塘裏浸着，待浸退了毛，破開肚子，使鹽醃了，晒乾，等天陰下酒。」八戒大驚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撞見那販醃的妖怪也！」衆怪一齊下手，把八戒四馬攢蹄，捆住，扛扛擡擡，送至池塘邊，往中間一推，盡皆轉去。

大聖却飛起來看處，那八戒四肢朝上，掘着嘴，半浮半沉，嘴裏呼呼的，着實可笑。倒像八九月，經霜落了子兒的一個，大黑蓮蓬。大聖見個那嘴臉，又恨他，又憐他，說道：「怎的好麼？他也是龍華會上的一個人，但只恨他動不動，分行李散火，又要攛掇師父念緊箍咒，咒我；我前日曾開得沙僧說，他攛了些私房，不知可有否？等我且嚇他一嚇看。」好大聖飛近他耳邊，假捏聲音，叫聲：「豬悟能，豬悟能！」八戒慌了道：「晦氣呀！我這悟能是觀世音菩薩起的，自跟了唐僧，又呼做八戒，此間怎麼有人知道我，叫做悟能？」八戒忍不住問道：「是那個叫我的法名？」行者道：「是我。」八戒道：「你是那個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勾司人。」那八戒慌了道：「長官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五閻王差來勾你的。」八戒道：「長官，你且回去，上覆五閻王，他與我師兄孫悟空交得甚好，教他讓我一日兒，明日來勾能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！閻王註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四更？」趁早跟我去，免得套上繩子扯拉！」八戒道：「長官，那裏不是方便？看我這般嘴臉，還想活哩。死是一定死，只等一日，這妖精連我師父們都拿來，會一會就都了帳也。」

行者暗笑道：「也能，我這批上有三十個人，都在這中前後等，我拘將來就你，便有一日耽閣。你可有盤纏，

把些兒我去？」八戒道：「可憐啊！出家人，那裏有甚麼盤纏？」行者道：「若無盤纏，索了去跟着我走！」默子慌道：「長官不要索。我曉得你這繩兒叫做『追命繩』，索上就要斷氣。有有有，便有些兒，只是不多。」行者道：「在那裏快拿出來！」八戒道：「可憐，可憐我自做了和尚，到如今，有些善信的人家齋僧，見我食腸大，襯錢比他們略多些兒，我拿了攢湊這裏，零零碎碎有五錢銀子，因不好收拾，前者到城中，央了個銀匠，煎成一處，他又沒王理，偷了我幾分，只得四錢六分一塊兒，你拿去罷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這默子禪子也沒得穿，却藏在何處？」咄！你銀子在那裏？」八戒道：「在我左耳朵眼兒裏擦着哩。我細了拿不得，你自家拿了去罷。」行者聞言，即伸手在耳朵竅中摸出，真個是塊馬鞍兒銀子，足有四錢五六分重，拿在手裏，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一聲。

那默子認是行者聲音，在水裏亂罵道：「天殺的騎馬溫，到這們苦處，還來打詐財物哩！」行者又笑道：「我把你這饑糠的老孫保師父，不知受了多少苦難，你到攢下私房！」八戒道：「嘴臉！這是甚麼私房？都是牙齒上刮下來的，我不捨得買來嘴吃，留了買疋布兒做件衣服，你却嚇了我的，還分些兒與我。」行者道：「半分也沒得與你！」八戒罵道：「買命錢讓與你能，好道也救我出去。」行者道：「真發急，等我救你。」將銀子藏了，即現原身，掣鐵棒把默子划攔，用手提着腳，扯上來，解了繩。八戒跳起來，脫下衣裳，整乾了水，抖一抖，潮漉漉的披在身上，道：「哥哥，開後門走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後門裏走，可是個長進的？還打前門上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我的腳細麻了，跑不動。」行者道：「快跟我來。」好大聖，把鐵棒一路丟開解數，打將出去。那默子忍着麻，只得跟定他，只看見二門下靠着的，是他的釘靶，走上前，推開小妖，撈過來往前亂築，與行者打出三四層門，不知打殺了多少小妖。

那老魔聽見，對二魔道：『拿得好人！拿得好人！你看孫行者劫了豬八戒，門上打傷小妖也！』那二魔急縱身，綽鎗在手，趕出門來，高聲罵道：『潑猢猻！這般無禮！怎敢渺視我等？』大聖聽得，即應聲站下。那怪物不容講，使鎗便刺行者。正是會家不忙，聖鐵棒，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在洞門外，這一場好殺！

黃牙老橡變人形，義結獅王爲弟兄。因爲大魔來說合，同心計算吃唐僧。齊天大聖神通廣，輔正除邪要滅精。八戒無能遭毒手，悟空拯救出門行。妖王趕上施英猛，鎗棒交加各顯能。那一個鎗來好似穿林蟒，這一個棒起猶如出海龍。龍出海門雲霧靄，蟒穿林樹霧騰騰。算來都爲唐和尚，恨苦相持太沒情。

那八戒見大聖與妖精交戰，他在山嘴上，豎着釘耙，不來幫打，只管呆呆的看着。那妖精見行者棒重，滿身解數，全無破綻，就把鎗架住，摔開鼻子，要來捲他。行者知道他的勾當，雙手把金箍棒橫起來，往上一舉，被妖精一鼻子捲住腰膀，不會捲手，你看他兩隻手在妖精鼻子上，丟花棒兒耍子。八戒見了，搥胸道：『咦！那妖怪晦氣呀！捲我這夯的，連手都捲住了，不能得動捲。』行者滑的，倒不捲手。他那兩隻手拿着棒，只消往鼻裏一擰，那孔子裏害疼流涕，怎能捲得住他？行者原無此意，倒是八戒教了他。他就把棒幌一幌，小如雞子，長有丈餘，真個往他鼻孔裏一擰，那妖精害怕，沙的一聲，把鼻子摔放，被行者轉手過來，一把擰住，用氣力往前一拉。那妖精獲疼，隨着手，舉步跟來。八戒方纔敢近，拿釘耙望妖精膀子上亂築。行者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那釘耙兒尖，恐築破皮，淌出血來。』師父看見，又說我們傷生，只調柄兒來打罷。『真個獸子拿釘耙，走一步，打一下。行者牽着鼻子，就似兩個象奴，牽至坡下。只見三藏凝睛盼望，見他兩個嚷嚷鬧鬧而來，即喚：『悟淨！你看悟空牽的是甚麼？』沙僧見了，笑道：『師父，大師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來，真愛殺人也！』三藏道：『善哉！善哉！那般大個妖精，那般長個鼻子！你且問他，他若喜喜歡歡送我等過山，可饒了他，莫傷他性命！』

沙僧急縱前迎着，高聲叫道：「師父說，那怪果送師父過山，教不要傷他命哩！」那怪聞說，連忙跪下，口裏嗚嗚的答應。原來被行者揪着鼻子，捏住了，就如重傷風一般，叫道：「唐老爺，若肯饒命，即便擡轎相送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師徒俱是善勝之人，依你言，且饒你命，快擡轎來，如再變卦，拿住決不再饒！」那怪得脫手，磕頭而去。行者同八戒見唐僧備言前事，八戒慚愧不勝，在坡前晾曬衣服，等候不題。那二魔戰戰兢兢，回到洞，未到時，已有小妖報知老魔。三魔說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，老魔悚懼，與三魔帥衆方出。二魔獨回，又皆接入，問及放回之故。二魔把三藏慈憫善勝之言，對衆說了一遍。一個個面面相覷，更不敢言。二魔道：「哥哥，可送唐僧麼？」老魔道：「兄弟，你說那裏話！孫行者是個廣施仁義的猴頭，他先在我肚裏，若肯害我性命，一千個也被他弄殺了，却纔揪住你鼻子，若是扯了去，不放回，只捏破你的鼻子頭兒，却也惶恐，快早安排送他去。」三魔笑道：「送！送！送！」老魔道：「賢弟這話，却又像尙氣的了。你不送，我兩個送去罷。」三魔又笑道：「二位兄長在上，那和尙倘不要我們送，只這等瞞過去，還是他的造化；若要送，不知正中了我的「調虎離山」之計哩。」老怪道：「何爲「調虎離山」？」三怪道：「如今把滿洞羣妖，點將起來，萬中選千，千中選百，百中選十六個，又選三十個。」老怪道：「怎麼既要十六，又要三十？」三怪道：「三十個要會烹羹的，與他些精米細麵，竹笋芽茶，香蕈，蘑菇，豆腐，麵筋，着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搭下窩鋪，安排茶飯，管待唐僧。」老怪道：「又要十六個何用？」三怪道：「着八個擡八個喝路，我弟兄相隨左右，送他一程。此去向西四百餘里，就是我的城池。我那裏自有接應的人馬。若至城邊，如此，如此，着他師徒首尾不能相顧，要捉唐僧，全在此十六個鬼成功。」老怪聞言，歡欣不已，真是如醉方醒，似夢方覺，道：「好好好！即點衆妖，先選三十，與他物件，又選十六，擡一頂香藤轎子，同出門來，又吩咐衆妖：『俱不許上山閑走，孫行者是個多心猴子，若見汝等往來，他必生疑，』

識破此計。『老怪遂帥衆至大路旁，高叫道：『唐老爺，今日不犯紅沙，請老爺早早過山。』三藏聞言道：『悟空，是甚人叫我？』行者指定道：『那廂是老孫降伏的妖精，擡轎來送你哩。』三藏合掌朝天道：『善哉！善哉！若不是賢徒如此之能，我怎生得去？』竟直向前，對衆妖作禮道：『多承列位之愛，我弟子取經東回，向長安當傳揚善果也。』衆妖叩首道：『請老爺上轎。』

那三藏肉眼凡胎，不知是計。孫大聖又是太乙金仙，忠正之性，只以爲擒縱之功，降了妖怪，亦豈期他都有異謀，却也不會詳察，儘着師父之意，卽命八戒將行李捎在馬上，與沙僧緊隨。他使鐵棒向前開路，顧盼吉凶。八個擡起轎子，八個一遞一聲，喝道：『三個妖精扶轎，扛師父喜喜歡歡的端坐轎上，上了高山，依大路而行。此一去，豈直『歡喜之間愁又至。』』經云：『泰極否還生。』時運相逢真太歲，又值喪門吊客星。那夥妖魔，同心合意的，侍衛左右，早晚慇懃。行經三十里，獻齋五十里，又齋，未晚請歇，沿路齊齊整整。一日三餐，遂心滿意，良宵一宿，好處安身。西進有四百里餘程，忽見城池相近。大聖舉鐵棒，離轎僅有一里之遙，見城池把他嚇了一跌，掙挫不起。你道他只這般大膽，如何見此着謊？原來望見那城中有許多惡氣，乃是：

攢攢簇簇妖魔怪，四門都是狠精靈。斑斕老虎爲都管，白面雄彪作總兵。丫叉角鹿傳文引，伶俐狐狸當道行。千尺大蟒圍城走，萬丈長蛇占路行。樓下蒼狼呼食伴，亭前花豹作人聲。搖旗擂鼓皆妖怪，巡更坐鋪盡山精。狡兔開門弄買賣，野豬挑擔幹營生。先年原是天朝國，如今翻作虎狼城。

那大聖正當悚懼，只聽得耳後風響，回頭觀看，原來是三魔雙手舉一柄畫桿方天戟，往大聖頭上打來。大聖急翻身爬起，使金箍棒劈面相迎。他兩個各懷惱怒，氣嘖嘖，更不打話，咬着牙，要相爭。又見那老魔頭傳號令，舉剛刀，便砍八戒。八戒慌得丟了馬，輪着鋤，向前亂築。那二魔纏長鎗，望沙僧刺來。沙僧使降妖杖，支

開架子敵住。三個魔頭與三個和尚，一個敵一個，在那山頭捨死忘生苦戰。那十六個小妖，却連號令，各各效能搶了白馬，行囊把三藏一擁，擡着轎子，竟至城邊，高叫道：『大王爺爺定計，已拿得唐僧來了！』那城上大小妖精，一個個跑下，將城門大開，吩咐各營捲旗息鼓，不許吶喊篩鑼，說：『大王原有令在前，不許嚇了唐僧。』唐僧禁不得恐嚇，一嚇就肉酸，不中吃了。衆妖都

歡天喜地邀三藏，

控背躬身接主僧。

把唐僧一轎子擡上金鑾殿，請他坐在當中，一壁廂獻茶，獻飯，左右旋繞。那長老昏昏沉沉，舉眼無親，畢竟不知性命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羣魔欺本性

一體拜真如

且不言唐長老困苦，却說那三個魔頭，齊心竭力，與大聖兄弟三人，在城東半山內，努力爭持，這一場，正是那鐵刷帚，刷銅鍋，家家挺硬，好殺。

六般體相六般兵，六樣形骸六樣情。六惡六根緣六慾，六生六道賭輸贏。三十六宮春自在，六六形色恨有名。這一個金箍棒，千般解數；那一個方天戟，百樣崢嶸。八戒釘鎧兇更猛，二怪長鎗俊又能。小沙僧實仗非凡，有心打死老魔頭鋼刀快利，舉手無情。這三個是護衛真僧無敵將，那三個是亂法欺君潑野精。起初猶可向後彌兇，六枚都使昇空法；雲端裏面各翻騰，一時間吐霧噴雲天地暗，嗒嗒吼吼只聞聲。

他六個鬥罷多時，漸漸天晚，却又又是風霧漫漫，霎時間，就黑暗了。原來八戒耳大，蓋着眼皮，越發昏濛；手脚慢，又遮架不住，拖着鋸，敗陣就走。被老魔舉刀砍去，幾乎傷命。幸躲過頭腦，被口刀削斷幾根毫毛。趕上，張開口，咬着領頭，拿入城中，丟與小怪，細在金鑾殿。老妖又駕雲，起在半空助力。沙和尚見事不諧，虛幌着寶杖，願本身回頭便走。被二怪摔開鼻子，響一聲，連手捲住，拿到城裏，也叫小妖細在殿下，却又騰空去叫拿行者。行者見兩個兄弟遭擒，他自家獨力難撐。正是一好手不敵雙拳，雙拳難敵四手。他喊一聲，把棍隔開三個妖魔的兵器，縱筋斗，駕雲走了。三怪見行者駕筋斗時，卽抖抖身，現了本像，搥開兩翅，趕上大聖。你道他怎能趕上。當時如行者闢天宮，十萬天兵也拿他不住者，以他會駕筋斗雲，一去有十萬八千里路，所以諸神不能趕上。這妖精搥一翅，就有九萬里，兩搥就趕過了。所以被他一把搥住，拿在手中，左右掙挫不得。欲思要走，莫能逃脫。卽使變化法遁去，又往來難行，變大些兒，他就放鬆了搥住；變小些兒，他又攥緊了搥住。復拿了意回城內，放了手，摔下塵埃，吩咐羣妖，也照八戒沙僧細在一處。那老魔二魔，俱下來迎接。三個魔頭，同上寶殿。噫，這一番倒不是細住行者，分明是與他送行。

此時有二更時候，衆怪一齊相見畢，把唐僧推下殿來。那長老在燈光前，忽見三個徒弟都細在地下，老師父伏於行者身邊，哭道：「徒弟啊！常時逢難，你却在外運用神通，到那裏救取降魔？今番你亦遭擒，我貧僧怎麼得命！」八戒沙僧聽見師父這般苦楚，便也一齊放聲痛哭。行者微微笑道：「師父放心，兄弟莫哭。憑他怎的，決然無傷。等那老魔安靜了，我們走路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啊！又來搗鬼了。麻繩細住，鬆些兒還着水噴，想這瘦人兒不覺，我這胖的遭瘟哩，不信，你看兩膊上，入肉已有二寸，如何脫身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莫說是麻繩細的，就是碗粗的棕繩，只也當秋風過耳，何足罕哉？」師徒們正說處，只聞得那老魔道：「三賢弟有力量，有智謀，

果成妙計，拿將唐僧來了。叫：『小的們，着五個打水，七個刷鍋，十個燒火，二十個擡出鐵籠來，把那四個和尚蒸熟，我兄弟受用，各散一塊兒，與小的們吃，也教他個個長生。』八戒聽見戰兢兢的道：『哥哥，你聽那妖精計較，要蒸我們吃哩！』行者道：『不要怕，等我看他的是誰的妖精，是把勢妖精。』沙和尚哭道：『哥哥，且不要說寬話，如今已與閻王隔壁哩！且講甚麼。』八戒道：『把勢？』說不了，又聽得二怪說：『豬八戒，不好蒸。』八戒慌了，厲聲喊道：『不要剝皮！粗自粗，湯響就爛了！』老怪道：『不好蒸的，安在底下一隔。』行者笑道：『八戒莫怕，是『雛兒』，不是『把勢』。』沙僧道：『怎麼認得？』行者道：『大凡蒸東西，都從上邊起，不好蒸的，安在上頭一隔，多燒把火，悶了氣，就好了。若安在底下一住氣，就燒半年，也是不得氣上的。他說八戒不好蒸，安在底下，不是雛兒，是甚的？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依你說，就活活的弄殺人了！他打緊見不上氣，擡開了，把我翻轉過來，再燒起火，弄得我兩邊俱熟，中間不夾生了！』

正講時，又見小妖來報：『湯滾了！』老怪傳令叫擡。衆妖一齊上手，將八戒擡在底下一隔，沙僧擡在二隔。行者估着來擡他，他就脫身道：『此燈光前好做手脚！』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『變！』即變做一個行者，細了麻繩，將真身出神，跳在半空裏，低頭看着那羣妖，那知真假，見人就擡，把個假行者擡在上三隔，纔將唐僧掀翻，倒細住，擡在第四隔。乾柴架起，烈火氣焰騰騰。大聖在雲端裏嗟歎道：『我那八戒，沙僧還捱得兩滾，我那師父，只消一滾就爛。若不用法救他，頃刻喪矣！』好行者在空中捻訣，念一聲：『唵，嚩，淨法界，乾元亨利貞！』的呪語，拘喚得北海龍王王至。只見那雲端裏一朵烏雲，應聲高叫道：『北海小龍放順叩頭。』行者道：『請起，請起，無事不敢相煩，今與唐師父到此，被毒魔拿住，上鐵籠蒸哩！你去與我護持護持，莫教蒸壞了。』

「龍王隨即將身變作一陣冷風，吹入鍋下，盤旋圍護，更沒火氣燒鍋，他三人方不損命。將有三更盡時，只聞得老龍發放道：『手下的，我等用計勞形，拿了唐僧四衆，又因相送辛苦，四晝夜未曾得睡。今已細在籠裏，料應難脫，汝等用心看守，着十個小妖輪流燒火，讓我們退宮，略略安寢。到五更天色將明，必然爛了，可安排下蒜泥鹽醋，請我們起來，空心受用。』衆妖各各遵命。三個魔頭，却各轉寢宮而去。」

行者在雲端裏，明明聽着這等吩咐，却低下雲頭，不聽見籠裏人聲。他想着：『火氣上騰，必然也熱，他們怎麼不怕？又無言語哼呀，莫敢是蒸死了？等我近前再聽。』好大聖，踏着雲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黑蒼蠅兒，釘在鐵籠隔外聽時，只聞得八戒在裏面道：『晦氣，晦氣！不知是悶氣蒸，又不知是出氣蒸哩？』沙僧道：『二哥，怎麼叫做「悶氣」？「出氣」？』八戒道：『「悶氣蒸」是蓋了籠頭，「出氣蒸」不蓋。』三藏在浮上一層，應聲道：『徒弟，不曾蓋。』八戒道：『造化！今夜還不得死，這是出氣蒸了。』行者聽得他三人都說話，未曾傷命，便就飛了去，把個鐵籠蓋，輕輕兒蓋上。三藏慌了道：『徒弟蓋上了。』八戒道：『罷了！這個是悶氣蒸，今夜必是死了。』沙僧與長老嚶嚶的啼哭。八戒道：『且不要哭，這一會燒火的換了班了。』沙僧道：『你怎麼知道？』八戒道：『早先擡上來時，正合我意，我有些兒寒濕氣的病，要他騰騰，這會子反冷氣上來了。咦！燒火的長官，添上些柴，使怎的要了你的哩！』

行者聽見，忍不住暗笑道：『這個夯貨！冷還好捱，若熱就要傷命。再說兩遭，一定走了風了，快早救他。且住！要救他，須是要現本相。假如現了，這十個燒火的又見一齊亂喊，驚動老怪，却不又費事？等我先送他個法兒。』忽想起：『我當初做大聖時，曾在北天門，與護國天王猜枚耍子，贏得他腦睡蟲兒，還有幾個，送了他。』即往腰間順帶裏摸摸，還有十二個。『送他十個，還留兩個做種。』即將蟲兒拋了去，散在十個小妖臉上，鑽

入鼻孔，漸漸打盹，都睡倒了。只有一個拿火叉的，睡不穩，揉頭搓臉，把鼻子左捏右捏，不住的打噴嚏。行者道：「這厮曉得勾當了，我再與他個『雙槓燈』。」又將一個蟲兒，拋在他臉上。『兩個蟲兒，左進右出，右出左進，諒有一個安住。』那小妖兩三個大呵欠，把腰伸一伸，丟了火叉，也撲的暈倒，再不翻身。行者道：「這法兒真是妙而且靈！」即現原身，走近前，叫聲『師父』。唐僧聽見道：「悟空救我啊！」沙僧道：「哥哥，你在外面叫哩！」行者道：「我不在外面，好和你們在裏邊受罪！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溜撒的溜了，我們都是頂缺的，在此受悶氣哩！」行者笑道：「默子莫嚷，我來救你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救便要脫根救，莫又要復籠蒸。」行者却揭開籠頭，解了師父，將假變的毫毛，抖了一抖，收上身來，又一層層放了沙僧，放了八戒。那默子纔解了，巴不得就要跑。行者道：「莫忙莫忙！」却又念聲咒語，發放了龍神，纔對八戒道：「我們這去到西天，還有高山峻嶺，師父沒腳力難行，等我還將馬來。」你看他輕手輕腳，走到金鑾殿下，見那些大小羣妖俱睡着了，却解了韁繩，更不驚動。那馬原是龍馬，若是生人飛踢兩腳，便嘶幾聲。行者曾養過馬，授騎馬溫之官，又是自家一夥，所以不跳不叫，悄悄的牽來，束緊了肚帶，扣備停當。前師父上馬，長老戰兢兢的騎上，也就要走。行者道：「也且莫忙。我們西去還有國王，須要關文，方纔去得。不然，將甚執照？等我還去尋行李來。」唐僧道：「我記得進門時，衆怪將行李放在金殿左手下，擔兒也在那一邊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即抽身跳在寶殿尋時，忽見光彩飄飄，行者知是行李，怎麼就知以唐僧的錦欄袈裟上有夜明珠，故此放光。急到前，見擔兒原封未動，連忙拿下去，付與沙僧挑着。八戒牽着馬，他引了路，竟奔正陽門，只聽得梆鈴亂響，門上有鎖，鎖上貼了封皮。行者道：「這等防守，如何去得？」八戒道：「後門裏去罷。」行者引路，竟奔後門。『後宰門外，也有梆鈴之聲，門上也有封鎖，却怎生是好？我這一番，若不爲唐僧是個凡體，我三人不管怎的，也駕雲弄風走了，只爲唐僧未超